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sub>潤</sub>藩恭校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春正月辛卯 上啓鑾南巡○免直隸經過  
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免直隸順德等四府屬逋賦○  
戊戌諭疆吏葺治行宮毋事繁費有派累閭閻者罪之○己亥免  
山東歷城等二十八州縣積欠錢糧倉穀○丙午命署工部右侍  
郎福長安軍機處行走○己酉朝鮮國王李祘表賀 萬壽優詔  
答之以所獻方物准作年貢

二月辛亥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伊犁兵民戶口漸增至十餘萬  
人事務繁多同知一員管理難周請將伊犁見有兼管民人理事  
同知改爲撫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務添設理事同知一員辦理各

營刑名案件又惠遠城惠甯城向設巡檢各一員今伊犁移駐三千眷兵散處遼遠商民亦漸增添巡檢二員不敷分管請添設二員酌量分轄下軍機大臣會部議行○甲寅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免兩江所屬四十三年以前逋賦○丙辰調李奉翰爲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爲江南河道總督○丁巳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穀○己未祭 河神 上渡河○閏清口東壩隄工○庚申賞李奉翰母貂幣○辛酉以福祿爲理藩院侍郎原任青海辦事大臣○壬戌廣安徽江蘇浙江本年學額○癸亥減江蘇安徽浙江軍流以下罪○甲子免江南浙江省會附郭諸州縣本年額賦○丁卯祭江神 上渡江○戊辰 上幸焦山○壬申 上幸蘇州府○諭據阿桂等奏豫省河神最靈驗者爲靈祐襄濟大王本姓黃河南偃師縣人從前已受敕封擬爲修墳種樹並

請於其子孫中賞給奉祀生一人又順治年閒總河朱之錫功著  
南豫二省歿爲河神屢著靈應可否特賜位號又銅瓦廂風神廟  
於開放引河之先曾申虔禱因連獲順風掣溜全黃得歸故道顯  
有默相之功並懇頒發御書扁額以昭靈蹟等語著照所請靈祐  
襄濟大王交該撫榮柱於其子孫內擇一人作爲奉祀生世傳勿  
替前任總河朱之錫交禮部酌擬位號候朕親定其銅瓦廂風神  
廟御書扁額另行頒發用答神貺○諭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  
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漸暢達又連值順風全河溜勢掣  
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  
入新河其有腰漏挂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榴舒濂並司道  
知府等分頭督催竭數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  
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止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已填壓堅

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等語昨據薩載奏徐城誌橋長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四尺九寸流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決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始將溜歸正道 天佑 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合龍例得邀恩議敘但亦應計時日久暫如三十九年老壩口隄工漫溢二十日之內卽報合龍在事大臣自應加恩議敘至此次則幾閱二年之久方克蒞事朕惟感謝 天恩 神佑而於朕心方深愧歉卽在事大臣如阿桂等休戚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議敘至分頭督催之司員竭應相舒濂司道江蘭王啓緒朱岐張有年沈啓震康基田等晝夜催趲分力宣勞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照例議敘至前此遺德成前往豫工閱看

原以其略知工程作法而其回京覆奏乃欲仍於十六堡漫口築壩逼歸入舊引河彼時以德成甫經到工數日卽議更張乃欲於屢經決口處施工鑲壩執繆不通因阿桂等素輕其人不加禮貌遂爾意存偏執甚至奏對朕前尙復嘵嘵瀆辦思用小聰明故翻成案且引袁守侗爲證而袁守侗至京與彼面議原不以彼爲是也朕豈肯因德成一人偏見遽爾輕聽致阿桂等掣肘難辦因令軍機大臣存記俟阿桂引河挑成再降諭旨今阿桂等引河放溜金門合龍已成若爾時輕信德成遽議更張豈不貽誤大事德成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此次漫工若照向例糜費工銀應著落在事大小官員賠補但此番辦理情形實非從前漫決可比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著准其奏銷毋庸議賠惟決口究因平時防護不慎所致從前河臣姚立德撫臣徐績

實難辭咎鄭大進到任不久不必議著阿桂查明伊二人任內所辦隄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今日因阿桂報到特令隨營之大學士督撫等與軍機大臣一同召見明降諭旨並將此宣示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兩金川番眾俱不薙髮但自大功平定以來沿邊各土司無不隸我版宇所有番眾卽與內地民人無異自應恪遵定制一例薙髮况見在安營設鎮屯駐兵丁而該處番人若復仍沿舊俗殊於體制未協著傳諭文綏卽行明白曉諭各土司令該處番眾槩行薙髮並嚴飭駐紮各員弁實力稽查務使遠徼番民永遵法守並諭特成額明亮知之○丁丑 上詣 文廟行禮○己卯免浙江仁和等縣未完各款銀米並民借穀石

三月庚辰朔諭朕鑾輅時巡凡大學士祠墓在三十里內者例俱

遣官致祭已故尙書錢陳羣向在內廷行走人品學問俱優著加

恩派達椿前往致祭以示眷念舊臣之意○以奇豐額爲貴州按

察使

由廣東高廉道遷

○辛巳 上幸海甯州觀湖○壬午 上幸尖山

○諭海甯州石塘工程所以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前  
四次親臨指授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潮汛安瀾各工俱爲穩固今  
朕巡幸浙江入疆伊始卽親往閱視石塘工程尙多完好惟繞海  
甯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牆內填塊石歷  
年久遠爲潮汐衝刷底椿微朽兼有裂縫蹲踞之處又城東八里  
之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一百五六  
十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此塘爲全城保障塘下坦  
水所以捍護塘工皆不可不豫爲籌辦著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  
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並添建坦水以垂永久該督撫卽派委員確



勘估計具奏又石塘迤上前經築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見尙完  
整究不如石塘之鞏固雖老鹽倉有不可下椿爲石塘之處經朕  
親見然不可下椿處未必四千餘丈皆然朕於民瘼所繫從不惜  
帑省工俾資保護著該督撫卽將該工內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  
處一併派委誠妥大員據實逐段勘估奏聞辦理如計今歲秋前  
可以辦竣卽撥帑趕緊興修若秋閒不能完竣則竟俟秋後辦理  
該督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畫以期工堅料實無濫無浮務期瀕  
海羣黎永享安恬之福以副朕先事豫籌至意○癸未 上幸杭  
州府○諭前以庚子年爲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嘏屢  
經宣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卽啓程幸避暑  
山莊各督撫皆不必前來稱祝更恐外省督撫不能仰體朕懷聞  
因七旬萬壽有取九九之義購備貢品誇多鬬靡甚至力有不逮

而隨眾效尤勉爲充數尤屬不必各省督撫身任封疆惟當大法  
小廉奉公勤職副朕委任本不當以進奉見長著再傳諭各督撫  
今年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例若借七旬萬壽爲名多事繁文以  
申媚茲之悃不但爲朕所不取且見經降旨令奏事處屆期遇有  
多進貢物者一槩不准接收諸臣其善體朕意毋得藉詞請覲致  
增煩費轉滋擾瀆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甲辰 上幸秋濤宮  
閱水師○乙酉 上閱兵○福建恩賜舉人郭鍾岳陳應騰宋耀  
來浙江謝恩命各加賞賚並以郭鍾岳壽百齡特賜進士○丙戌  
以博清額爲理藩院尙書瑪興阿爲兵部侍郎曲內閣○戊子  
上以儀封河工合龍命建碑於陶莊 河神廟 御製記文曰河  
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  
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

以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  
而今復有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貺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  
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迄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爲大  
開引河圖掣溜歸壑之爲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兩壩  
自行合龍隨填壓菱土不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卽  
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  
不解何謂茲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  
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尙闊三丈水深十一丈餘  
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  
走陡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  
合龍稽料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埽底亦無翻花過溜  
若非南壩向北沈墜移走則三丈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

完竣今機緣巧合因敗爲功以兩載之勤劬收功片刻實由至誠  
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  
云云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  
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  
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感若謂能感  
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日以前豈誠之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  
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  
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能及彼天一節而千百億化身姑不  
必論卽蘇東坡論韓昌黎所謂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  
過文宗尙能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顧當論其在此在彼是  
一是二耶及蒙庇蔭合答庶祉予惟虔摯孜孜日甚一日永祈安

淵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廟答貺當別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蒙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廟之例時庚子歲暮春上澣之吉也○己丑賞浙江召試諸生馬履泰等四人舉人授內閣中書○庚寅以楊漢爲浙江按察使由樞道遷○辛卯諭朕巡幸江浙臨莅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俱書湖山神位其像大小雖異而面貌相倣聞係李衛在浙江時自塑此像託名立廟是以後樓並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甚爲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於民並聞其仰藉 皇考恩眷較優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設使此時尙在猶當究治其愆豈可令其託名立廟永享祠祀乎所有廟中原像著該督俱卽撤毀於前殿另塑湖神之像並於後殿另塑花神花后以昭信祀○壬辰 上自杭州回鑾○諭王賈望見在丁憂

浙江巡撫員缺著李質穎調補其未到任之前著三寶兼署所有  
廣東巡撫員缺著李湖調補所遺湖南巡撫員缺著劉埔補授○  
諭本日據軍機大臣代王亶望奏稱海塘工程緊要奉旨督辦今  
已丁母憂自應解任回籍但世受國恩荷蒙重任懇恩於治喪百  
日後自備資斧在塘專辦工程稍盡犬馬之忱等語所奏甚屬可  
嘉著加恩馳驛回籍料理葬事百日後卽赴浙江辦理塘工朕念  
切民生不惜數十萬帑金建築石塘以資捍衛必得工程鞏固以  
垂永久庶浙民得霑實惠今王亶望懇請在工專心督辦於工程  
更爲有益此非王亶望有懇缺之心亦非朕開在任守制之例實  
屬伊具有天良能以公事爲急大臣居心自應如此君臣之間均  
可以令天下人共曉至李質穎到任後專理一切巡撫應辦之事  
所有海塘工程伊初到浙江未能深悉不必辦理庶彼此不致掣

肘也○左都御史崔應階左副都御史耀海俱以年老休致○癸巳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民風易趨華靡每叨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還淳以臻郅治而江南之陶莊清口浙江之海甯塘工其修舉尤關民瘼因允兩省督撫籲請於今春再舉時巡之典乃自啓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辦理尙爲妥協而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見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發帑金交該督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自當再親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廑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轉貽口實是誠督撫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將引以

爲愧矣著再通飭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南黎庶之至意

○以羅源漢爲左都御史調謝墉爲吏部侍郎以錢載爲禮部侍郎

由內閣○調曹文植爲兵部侍郎以姜晟爲刑部侍郎王昶爲

江西按察使由左副都御史遷○丁酉諭李侍堯山將軍用至總督歷任

各省二十餘年因其才具尙優辦事明幹在督撫中最爲出色遂

用爲大學士李侍堯具有天良自應感激朕恩奉公潔己以圖報

效乃昨據海甯呈稟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喀甯

阿前往查辦今據和坤等查奏訊問李侍堯家人張永受據供收

受題升池南道莊肇奎銀二千兩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汪圻銀五

千兩臨安府知府德起銀二千兩東川府知府張龍銀四千兩交

與佐雜孫允恭赴蘇帶往此內汪圻銀五千兩因伊從前送過金



如意三柄發還後又變價送來又於前年差家人張永受進京修屋素爾方阿送銀五千兩德起送銀五千兩俱在板橋驛交張永受收受又據張永受供發交珠子二顆一賣給昆明縣知縣楊奎勒要銀三千兩一賣給同知方洛勒要銀二千兩各等語披閱之下不勝駭異李侍堯身爲大學士歷任總督乃負恩婪索盈千累萬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贓私狼藉如此不堪實朕夢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顏面攸關卽各省督撫聞之諒無不慚愧痛恨矣李侍堯著革職拏問按察使汪圻迪南道莊肇奎原署東川府知府張瓏降調通判素爾方阿丁憂同知方洛昆明縣知縣楊奎俱革職交與和珅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本日孫士教具奏李侍堯一摺據稱風聞李侍堯納賄勒索等事因暗中躡訪難得指證賴欽差大臣來滇密提家人員役隔別嚴鞫方能水落石出至李

侍堯擲還汪圻私餽一節未行參劾實屬糊塗兼恐屬員畏憚李  
侍堯不肯承認反自蹈誣轍請交部從重治罪以爲瞻顧者戒所  
奏殊屬欺飾孫士毅由南巡召試中書在軍機司員上行走不次  
簡用擢至巡撫受恩深重乃目擊李侍堯營求受賄贓蹟纍纍孫  
士毅竟置若罔聞隱匿不奏經朕派員查辦猶復辨言飾非巧爲  
諉卸其罪更不可追國家設立督撫原爲互相糾察以維吏治而  
飭官方卽藩臬兩司均有奏事之責如敢挾嫌誣奏上司固有應  
得之罪若總督果罔上營私贓款狼藉自當據實上陳况巡撫爲  
封疆大吏近在同城並不據實劾參直待別經發覺方以一奏塞  
責又安用此巡撫爲乎孫士毅在軍機處行走有年豈不知朕辦  
理庶政務期徹底澈清乃竟畏首畏尾巧言支飾甚乃自認瞻顧  
其意欲以降調完事尤屬巧卸孤負朕恩孫士毅著革職發往伊

聖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爲欺隱不職者戒○諭雲貴總督職任緊要見在內外滿漢大臣中堪膺此任者如大學士阿桂職領綸扉尙書福隆安扈從左右不可遠去和珅雖可但往審之人當避嫌疑文綬亦可而四川亦屬要任其餘實無可勝任之員奉天將軍福康安才具明幹秉性公忠滇省應辦事務尙多雲貴總督員缺卽著福康安補授卽常俟福康安到任後卽馳驛來京朕另有簡用之處雲南巡撫員缺著顏希深馳驛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員缺候朕酌量簡補見在巡撫印務卽著布政使李本暫行護理○戊戌諭前據海甯而稟軍機大臣所稱李侍堯婪贓訊法各款經朕特派大臣前往查辦見據和珅等審訊屬實已降旨將李侍堯革職拏問矣海甯身爲滿洲且係原任總督明山之子由軍機司員擢至臬司目擊李侍堯種種貪婪於回京時卽應據實上陳

如不敢自行具摺亦應開列款蹟呈明軍機大臣轉爲奏達乃不過託之私相議論逮朕有所聞召伊兩次面詢海甯始終隱匿不肯奏出貪婪之蹟且謂李侍堯能辦事復傳旨嚴詢始據開呈各款是其面欺之罪不能以所控非誣曲爲寬貸也海甯著交部嚴加議處○已亥以慶玉爲安徽按察使

由蕪湖道遷

○辛丑諭李侍堯

所出係漢大學士缺見嵇璜甫經協辦漢尚書中亦未得協辦之

人英廉係內務府人伊本姓馮協辦歷年亦久可補用漢大學士

缺其戶部尚書員缺著和珅補授和珅未到任以前戶部尚書事

務仍著英廉管理其戶部左侍郎員缺著金簡轉補右侍郎員缺

著福長安補授福長安未到任以前錢法堂事務亦仍著金簡管

理○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文綬等奏覆番眾薙髮一摺據稱新疆

番眾久經薙髮並半已穿戴內地民人衣帽至西南北三路沿邊

土司番眾亦均已遵制薙髮並無仍沿舊俗之事等語所辦未免過當兩金川等番眾自收服以後隸我版圖與屯土練兵一併遵例薙髮自屬體制當然至沿邊土司番眾如德爾格霍耳等處自可聽其各仍舊俗毋庸飭令一律薙髮更換衣飾將來伊等輪班進京朝貢衣服各別亦可見職貢來朝之盛何必令其換衣服以生其怨也卽見在收服之兩金川等番眾亦止須遵制薙髮其服飾何妨聽從其舊又况沿邊土司番眾何必更改服飾耶文綬辦理此事殊未妥協可將此傳諭文綬等知之○壬寅 上幸江甯府○命吏部尙書永貴協辦大學士○丙午 上至 明太祖陵奠酒○丁未 上閱兵○賜江蘇安徽召試舉人汪履基卽用內閣中書諸生召光復等十人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江西蔣知讓等二人舉人○是月成都將軍特成額奏查三暗巴境壤延袤南北

五百餘里東西三百餘里羣番散布不下一千數百戶其閒素行  
夥劫不過十之一二餘尙安分第慮賊首見兵臨勢蹙煽動餘番  
則辦理費手當乘此賊首倉皇眾番搖惑之頃外懾以兵威內離  
閒以孤其勢臣飭令鎮將等各往該賊番交界要口分頭帶兵駐  
紮各派綠營兵弁與派出守口土兵參錯列營以便督察防維並  
派覓素與賊境內熟識之頭目土兵向三暗巴素未爲匪餘番諭  
以禍福令其造冊離異隨於十八日據班第達帶領安錯等所差  
頭目王青齋投夷稟據稱去年西藏喇嘛差人買茶回走錯路被  
三暗巴附近人搶劫安錯等實不知情情願照數償還茶包儘力  
將放夾壩之人拏送等語查安錯等如一聞臣抵江卡親來謝罪  
自當分別查辦乃僅差人嘗試無論所稟真僞不妨藉以啓其倖  
生之心業經面諭王青如所稟屬實安錯等尙知懼法可卽著安

錯等親來候質儻敢支延藏匿卽督兵剿捕等語一面調各土兵密辦得旨想彼未必肯出但當嚴辦毋事遲疑

夏四月己酉朔祭江神上渡江○乙卯諭朕此次巡幸浙江

由海甯閱視塘工至杭州老鹽倉一帶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雖因其處不可下椿爲石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堅固業經降旨將可以建築石塘之處一律改建石塘以資永久保障茲忽憶及該地方官及沿塘居民見該處欲建石塘或視柴塘爲可廢之工不但不加防護甚或任聽居民拆毀竊用致有損壞則石塘未葺工之前於該處城郭田廬甚有關繫且改建石塘原爲保衛地方之計若留此柴塘以爲重關保障俾石塘愈資鞏固豈不更爲有益况當石工未竣以前設使潮水大至而柴塘損壞無可抵禦不幾爲開門揖盜乎著該督撫卽嚴飭地方文武官將見有柴塘仍

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損竊用將來石工告竣遲之數年朕  
或親臨閱視爾時柴工儻有損壞惟該督撫是問○丁巳 上閱  
高家堰隄工○祭 河神 上渡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  
並歸化城等廳牧廠地畝應徵額銀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  
格爾等屬全免○辛酉諭姚立德由按察使加恩擢用總河一切  
修防堵築是其專責理應先事豫籌俾各處險要工程有備無患  
庶幾無負委任乃姚立德於前歲儀封決口一事平日不能留心  
查勘未雨綢繆以致因循貽誤屢築屢衝是以將伊革任仍留工  
次效力贖罪此等玩誤公事貽患地方不得藉口因公卽其平素  
辦事軟弱屬員不知儆畏致工程有名無實亦復無可憐惜試思  
此次決口耗費工料虛糜國帑至數百餘萬之多伊誰之咎然此  
尙云糜費帑項朕亦初不深罪伊而兩載以來民田廬舍均被淹



浸貽害沿河及下游一帶姚立德更何以自解耶此事朕前不加  
重譴僅令革任留工效力已屬法外之仁今幸 天佑 神助壩

工告竣伊復何顏赴行在見朕若因其爲人尙屬謹飭仍復加恩

錄用將何以爲封疆大吏因循僨事者之炯鑒耶姚立德著勒令

回籍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周元理爲兵部左侍郎孫永清

爲左副都御史由郎○調顏希深爲貴州巡撫劉秉恬署雲南巡

撫楊魁爲陝西巡撫以吳壇爲江蘇巡撫瑯齡爲江蘇布政使調

塔琦爲江蘇按察使以袁鑒爲湖南按察使由江蘇常○工部等

部議准湖南巡撫李湖奏湖南省城西臨大江近北一隅尤低考

縣志從前原有護城土隄一道名成功隄自大西門老礮起至矮

子洲止長八九里前明兵燹拆毀隄址漸沒江中惟藉城腳外坡

禦水近年江心沙漲漸逼江水東趨城腳土坡汕刷殆盡本年雨

多水溢城垣燹塌此次修復城身請於頂衝一帶外加護岸自通  
貨門稍南接老岸起至北門城牆轉角止共長一百一十五丈又  
於湘水橋下建出水石洞從之○壬戌調慶王爲湖南按察使袁  
鑾爲安徽按察使○甲子命英廉爲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  
丙寅諭昨據榮柱奏稱各屬民借未完籽種口糧牛具等項雖奉  
恩詔豁免但年分近而數目多請另降特旨全行豁免等語因令  
軍機大臣將各省作何辦理有無分別年限數目之處詢問薩載  
陳輝祖楊魁國泰據僉稱此等積欠款項凡在恩詔以前者均應  
查明題請豁免並不論年遠年近及數目多寡今榮柱所奏各條  
款均與恩詔豁免之例相符至如何扣截年限數目辦理俱不知  
道等語民借未完各項既經恩詔豁免即使數目過多其在頒詔  
以前者該撫亦應查明一例遵詔全蠲以副朕軫恤窮黎之至意

今榮柱復爲此請揆其意不過欲在朕前見其慎重錢糧獻勤取巧設准其所請另行降旨豁免通省民人見其前赴行在始有此旨必以爲由該撫奏請蠲免並可借此沽名市恩督撫大吏如此存心辦事豈公正大臣之體若非朕明燭其巧必將以所奏爲誠心愼帑愛民視榮柱爲封疆循吏者豈不墮其術中耶榮柱著交部議處○丁卯諭朕觀榮柱自用巡撫以來頗覺器小易盈取巧不知大體難勝河南災後撫民之任楊魁著調補河南巡撫其陝西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山西巡撫員缺著喀甯阿補授其刑部侍郎員缺著穆精阿調補所遺盛京刑部侍郎員缺卽著榮柱補授以觀其後效楊魁著卽赴河南新任不必赴行在請訓榮柱俟楊魁到任後再行起程前赴盛京喀甯阿俟回京復命後前赴新任陝西巡撫卽務見有尙安護理俟喀甯阿到山西時雅德再行

交代前赴陝西巡撫之任○以吳玉綸爲左副都御史

由太常寺卿遷

五月己卯朔諭軍機大臣等朕自江南旋蹕以來沿途經過山東直隸地方田土俱覺乾燥已令各該地方官虔誠禱雨矣今日據薩載奏稱本月十九日高郵丹徒等處得雨一二寸此外各屬有無得雨尙未報明若於麥收後再得時雨於田禾更爲有益等語看來江省亦似略望雨澤已於摺內批示又同日陳輝祖奏到水勢情形一摺內稱見在撥夫撈淺而於會否得雨未經奏及是江南一帶近日未必得有透雨可知江浙水鄉而田地畏旱轉甚於畏澇北省乾燥而田土畏澇又甚於畏旱此朕臨御四十餘年來所閱歷而得者目下時屆五月正當蒔插秧苗之時若稍缺雨澤於卑田尙可無慮而高阜之區盼望彌切著傳諭薩載卽查明近日各屬會否得有透雨速行據實具奏如尙有缺雨之處卽率屬

虔誠設壇祈禱務得時澤普霑足資灌溉各屬田疇俱慶有秋以  
慰朕念將此並諭陳輝祖吳壇知之○甲申以錢士雲爲內閣學  
士由詹事遷○乙酉諭大學士九卿嚴議尙書和珅等處擬李侍堯貪  
縱營私各款將原擬斬監候之處改爲斬決一摺李侍堯歷任封  
疆在總督中最爲出色是以簡用爲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任  
深恩乃不意其貪黷營私婪索財物盈千累萬甚至將珠子買與  
屬員勒令繳價復將珠子收回又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  
千餘兩之多見在直省督撫中令屬員購買物件短發價值及竟  
不發價者不能保其必無至如李侍堯之賊私纍纍踰閑蕩檢實  
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堯卽有此等敗露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  
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實深慚慙近又聞楊景素聲名亦甚狼藉  
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爲又一李侍堯也各督撫須痛自

猛省毋謂查辦不及倖逃法網輒自以爲得計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觸目儆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堯爲炯戒則李侍堯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撫之福也所有此案覈擬原摺卽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將和坤照例原擬之斬候及大學士九卿從重改擬斬決之處酌理準情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毋得游移兩可至各省督撫衙門購買物件除家人長隨例應關防不准出署外其各衙門原有設立買辦聞今多有交首縣買辦及中軍買辦之事究以如何辦理方可不致滋弊並著各督撫一併據實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戌成都將軍特成額奏督率各路鎮將前駐春朋瞰臨賊寨旋據游擊袁國璜稟稱移營戎多後有巴塘頭人汪許帶同三暗巴朗改番目烏金桑珠宗巴番目安卻珠多白馬吉第來稱番民皆種牧爲生從不偷放夾壩因安錯劫了達賴喇嘛茶包

聞將軍大人帶兵前來勦洗心生憂懼後見達罕綽吉知天朝止  
要勦除偷放夾壩及同安錯爲匪之人便思同來投生等語因卽  
差書目等隨同前往查造戶口尋據德爾格頭人澤旺勞丁上三  
暗節齒頭人湯旺及大喇嘛罕錯等各率番眾稟懇投誠查知素  
放夾壩係與江卡一帶毗連之支巴肯本郭木三寨番人此等旣  
未夥同爲匪自未便一律剪除至賊境險要以宗巴爲最次則索  
古壘宗巴四圍石壁峭立僅有一綫羊腸盤曲而入索古壘雖有  
三徑可通亦皆溝深箐密若不先將兩處險要趁此番眾皆欲投  
誠之際設法安排並乘機派官兵直據其中將來賊首勢窘恃爲  
遁逃之藪查辦尙需時日因卽飛飭總兵成德等遵照密辦一俟  
措置定局卽派副將鄂輝督兵擣其西北成德袁國璜帶兵繞出  
西南兩面夾擊自可將安錯等一舉就擒得旨所辦似得機要勉

爲之○丁亥 上還京師○諭昨因和珅差竣回京奏伊經過直隸城守尉出見時立在藩臬兩司之前豫省則在兩司之後等語城守尉一官係駐紮無將軍副都統之城統轄滿兵之大員非地方官可比雖屬督撫節制亦不過兼轄並非屬員而列藩臬之後殊屬不合理應定例畫一嗣後各省城守尉俱照直隸列在藩司之前著爲令○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滇省採辦銅斤近年以來屢形竭蹙節經降旨該督撫等設法調劑實力籌畫終無成效茲據和珅面奏滇省銅斤官價輕而私價重小民趨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雖設法嚴禁無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難周私銅仍多偷漏所以京銅缺少向來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將官運之銅全數交完後聽其將所剩銅斤儘數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競相趨赴丁多銅集京運不致仍前缺乏等



語銅斤爲百姓器用所必需所以除鼓鑄官用外准其一成通商但滇省各廠開採日久硯老山深所費工本較多定價不敷商人無利可圖勢必裹足不前辦理益形竭蹶若許其將開採官銅全數交完外不拘一成之例聽商賈流通貿易間既多利便勢必競相趨赴百計籌畫攢湊貲本踴躍新礪銅版可期日旺此亦調劑之一法也其是否可行能使此後各運銅斤如數全完源源接濟以供京外各局鼓鑄方爲妥善著傳諭福康安等悉心籌覈是否可以永遠無弊據實具奏再前據和珅等查奏滇省私錢盛行每百不盈一掬半係鉛砂攙雜官銅缺少由私鑄盛行而私鑄盛行皆由官局錢文薄小並將該省所行私錢另包進呈昨和珅至行在復命復經面詢情形據奏請設法查辦整頓等語滇省各局設有鑪座每年所鑄比之他省爲數較多見在正當整飭銅務清

釐錢法之際豈宜私鑄溷行况有私鑄必有私銷制錢改鑄私錢  
者更不可不加意查察其私鑄之細小錢文宜急收毀將官局制  
錢按照江廣各省從前收買小錢成例與民間公平收兌改鑄大  
錢但思滇省官局見在所鑄錢文其分兩自不及京局錢文之重  
而以之收買小錢原亦不必拘泥每串七斤半重之成例應卽以  
此種局錢收買小錢俟小錢收買將次淨盡時再照定例加足分  
兩鼓鑄官錢如此逐漸收繳如平糶倉糧漸次減價之例辦理庶  
錢法漸有起色於銅務有益仍將見在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詳悉  
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諭據和珅奏伊赴滇省時經過  
湖南貴州一帶見該處苗民當差供役極爲恭順惟尙沿苗俗不  
行薙髮體制殊爲未協且內地民人見其服色有異未免心存畛  
域有意欺陵似應准其遵照內地一例薙髮等語滇省一帶民苗

雜處且有苗多於民之處伊等耕鑿自安輸誠服役久與內地民人無別徒以不行薙髮尙循舊俗遂爾顯示區分但已相沿日久若一旦悉令遵制薙髮未免心生疑懼辦理轉爲未協著傳諭該督撫等明白宣導出示曉諭所有各該省苗民其有願薙髮者俱准其與內地民人一例薙髮以昭一視同仁之意○諭據和珅奏緬匪送還蘇爾相等尙有同來緬子二人見在羈禁永昌似應釋回等語此等羈禁之人並非緬匪緊要頭人前此李侍堯將伊等扣留原爲勒取楊重英起見但思平定金川後如緬匪之波一孟矣等業經解京之犯尙且加恩發還况伴送蘇爾相同來之人原屬無罪扣留且緬性多疑見來人被扣不還轉致心生畏懼莫若將此二人竟行釋遣俾歸本土並著傳諭福康安作爲己意檄諭該酋此二人從前扣留時係原任總督李侍堯因汝等不將楊重

英送出是以暫行羈候今知此二人在滇多年是以特行放回至楊重英原係天朝無足重輕之人爾等送還固見恭順若不送還亦無關緊要如此檄諭俾該酋不能揣測端倪又見此二人放歸心生感激將楊重英送出亦未可定福康安接奉此旨卽遵照妥辦○諭從前因滇省永昌以外在在緬匪壤地毗連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派委將備帶兵前往各關隘地方分路駐紮皆於秋後出防夏初撤回定例令提督每年秋閒到邊巡歷一次總督於冬初前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但各處雖與緬境相近其實么膺小醜恒怯無能從不敢稍近邊圉况見已撤防減汛而總督大員相沿舊例每歲仍赴永昌騰越一帶巡邊殊屬無謂又提督駐紮大理距邊甚近尙屬可行總督本任應辦事務甚多永昌騰越一帶離省二十餘站每年一次前往徒令沿途州縣多一番

酬應於實政仍無裨益著傳諭福康安止須嚴飭沿邊各關口員弁實力稽察毋任偷漏至親往巡查或隔年一次或二三年一次先期酌量奏明再行前往○諭前據戶部奏查辦雲南省未完鹽課二摺已有旨寄交福康安劉秉恬閱看令伊等到滇後卽悉心查覈至滇省鹽務墮銷墮運及商民積欠節經降旨嚴飭該督撫等實心籌辦歷年以來紛紛奏請調劑至今仍無有起色昨和珅回京面奏滇省鹽務情形實因川省私鹽不無偷漏又係白鹽較之滇省所出黑鹽味好而價廉所以官鹽難銷而正課日虧惟在川滇二省交界處所實力禁止偷漏則小民不能淡食庶幾官鹽易銷課項無虧等語所奏較爲切實私鹽盛行則官引壅滯難銷自應實力嚴禁但雲南與川省接壤私鹽旣易偷漏小民貪賤買食勢所不免卽出示嚴行曉諭查禁仍屬有名無實若多派兵役

巡察查拏又恐徒滋擾累總之有治人無治法應揀選能事地方官責令妥爲籌畫實力清查俾閭閻不至食私而鹽務漸期整頓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著傳諭福康安文綬等卽遵照此旨派委妥幹員弁於川滇交界處所稽查嚴禁毋託空言再滇省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墮運墮銷各款前經該督撫等奏明分限八年帶銷而四十一二三年鹽課積欠又有四十餘萬兩舊欠未完新欠又加累累日甚徒有催追之名究無歸款之實恐民間又受病日深辦理愈形竭蹶朕思該省整飭鹽務之首應年清年款與其他追歷年之舊欠莫若先清本年之新款如本年庚子將應完四十四年課項先行儘數催交其全完足數之外再能催出若干卽以補還從前四十三年舊欠如此年清年款如有多餘遞年向上補還舊欠俟四十三年舊欠已清卽清四十二年之欠似

此逐漸追溯清釐不必定以年限俾民力稍紓而地方亦不至有

那新掩舊之弊可望積欠漸清鹽務或有起色將此諭令福康安

等伊等以爲如何○己丑正陽門城樓災○調江蘭爲雲南布政

使農起爲河南布政使以福川爲安徽布政使由湖北按察使遷○庚寅

以劉戡爲湖北按察使署直隸按察使○癸巳賜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諭孫士毅前在雲南巡撫任內不

能參劾李侍堯革職發往伊犁固屬咎所應得但與本身獲譴者

究屬有間且其學問亦優著加恩免其發往伊犁令在四庫全書

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與紀昀陸錫熊同辦總纂事務以贖前愆

○戊戌諭尙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賞

帶紅絨結頂雙眼孔雀翎穿金綫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髮大

臣舉行指婚禮○己亥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

額賦十分之三○辛丑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前派總兵成德游擊袁國璜安撫眾番將賊境要區占據茲已據成德將上三暗巴之節齒番民一百六十戶袁國璜將宗巴朗改兩寨番民一百十四戶共男婦一千七百九十九名口善加撫馭隨派漢土弁兵駐紮各寨宗巴既爲我兵據駐料索古壘轉盼來投所有支巴肯本郭木三盜藪無難迅速投拏見定卽日勒兵前赴達拉藏喜一帶相機督辦報聞○甲辰以成策尹壯圖俱爲內閣學士成策由翰林院侍講學士尹壯圖由太僕寺少卿遷○乙巳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山莊○御製戒得記曰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爲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爲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說繹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



詩聖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  
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蓋爾時伊在南書房裏行  
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袞於元旦試筆卽隸  
括此語爲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  
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卽以題額而爲  
之記以聞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  
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  
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天眷  
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甯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玉風十雨屢  
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爲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  
是剝肉補瘡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  
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爲乎擴土兼遠之不已

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爲不遐兼遠不爲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略而窮黷以逞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毒登七旬亦既老矣尙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爲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六月庚戌以李封爲浙江按察使

山江兩道遷

○壬子諭近據巴圖奏

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牲畜孳生蕃庶請令杜爾伯特烏梁海等向外遷移空出遊牧卽令扎薩克圖汗等部落接連移駐等語因此事斷不可行屢經訓諭並令博清額前赴烏里雅蘇台會同巴圖車布登扎布秉公辦理喀爾喀向有博端綽爾在額爾

齊斯額濟勒等處遊牧者因畏噶爾丹前來投誠經 皇祖賞  
給牧地至乾隆二十年始平準夷中間相距五十餘年伊等遊牧  
何以容納今喀爾喀已潛將遊牧展至蘇木卡座此等地方卽非  
伊等所應占據茲又欲占杜爾伯特地方若任其占據日久必至  
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等處亦將盡屬喀爾喀矣從前噶爾丹策零  
之父策妄阿喇布坦欲將阿爾台迤北等處不令空閒再三籲請  
終未允許噶爾丹策零向額駙策凌聲言大皇帝若遣兵前來路  
遣馬疲口糧不繼必仰給於汝喀爾喀我兵亦惟向喀爾喀索取  
等語經額駙策凌諭以大皇帝準情酌理將阿爾台等處作爲隙  
地汝若興兵來犯我惟知捐軀以報大皇帝無謂我生計艱難心  
懷怨恨也策凌之言深堪嘉悅今拉旺多爾濟等巧借畜牧爲名  
欲將國家兵力攻取之地希圖占據情殊可惡喀爾喀實屬負恩

此事與左翼二部落無涉著傳諭博清額將此旨通諭右翼之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眾喀爾喀等知悉俾勿忘乃祖額駙策凌之忠勤也○乙卯命三寶入閣辦事調富勒渾爲閩浙總督以舒常爲湖廣總督署雲貴○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特成額等奏攻毀三暗巴賊巢全獲安錯等首夥辦理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此案始經發覺時特成額等卽辦理過於緩弱見在雖已全獲首夥各犯並將安錯正法梟傳懸示而白馬四郎達罕綽吉二人均係同謀合夥之犯卽不槩予駢誅豈可復令歸巢辦理殊爲錯謬著特成額等卽傳諭該犯爾等本屬罪應正法今蒙大皇帝宥爾不死實爲格外殊恩見在尙有傳諭之旨卽當赴省聽候俟其到成都時將該二犯嚴行監禁毋稍疏懈致令脫逃至三暗巴地方既有此次搶劫之事今經官兵剿捕完結自應派駐綠營官

兵如見在金川等處安設流官之例稽查彈壓並令德爾格式土司酌派大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可聽其仍留小頭人零星分管地方毋許復有大頭人在彼管理事務方爲妥善前次所降清字諭旨甚明特成額等接到卽遵照查辦若如伊等所辦何以完此案乎又此次辦理迅速竣事自因在金川用兵未久德威所播該番等俱懷畏懼而將弁官兵亦皆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是以各知奮勉易於集事其副將鄂輝參將張芝元遊擊訥奇善尤爲出力甚屬可嘉著特成額等酌量獎賞並隨便送部引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文綬知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奏據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之孫于德裕稟稱伊堂叔于時和自子敏中歿後卽挾制家產不令與聞於本年三月擁貨回籍復留族姪于錫榮及家人趙喜在京於六月初五日自海淀進

城搶奪貢件業將趙喜呈送順天府在案又稱伊庶祖母抱養內  
姪張招官于時和欲令承祧于氏等語于時和於于敏中身後既  
有挾制伊姪把持家產情節今復先行回籍自必更有覬覦于敏  
中原籍貲財侵吞隱占之事著傳諭吳壇卽親身前赴金壇將于  
時和所占于敏中貲產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致有隱匿  
並查訊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  
卽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于德裕原稟並著發寄閱看吳壇素  
稱曉事如何分給于德裕之處自能妥協辦理也至于錫榮趙喜  
等如何搶奪貢件據稱業經呈明順天府查辦著傳諭阿桂英廉  
卽行嚴訊明確辦理具奏○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邳  
睢廳屬黃河因上游水發於六月十五六七等日水勢加誌椿上  
長至一丈三尺七寸邳睢南岸大隄溜往南趙更兼東北大風河

浪撞擊水高隄頂隨搶隨塌人力難施於十七日丑時睢甯縣地方郭家渡隄工漫塌二十餘丈水由沈家河入五湖歸洪澤湖等語見在曾否合龍大溜未致奪河否已於摺內批詢此時薩載諒已馳赴工次其郭家渡大隄見被漫溢曾否奪動大溜最關緊要朕心深爲廕念著傳諭薩載卽行查明奏覆並會同陳輝祖督率文武員弁迅速搶護立即合龍毋令奪動溜頭致再有刷塌寬深之事至陶莊一帶今春經朕親臨閱視令將北岸開寬以備漲水暢流著將見在一切情形一併迅速由驛奏覆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傳諭陳輝祖知之○以和珅爲領侍衛內大臣○辛未軍機大臣等議覆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籌辦江卡地方善後事宜一江卡地方勦定應酌派弁兵分駐從前察木多因控制西藏設立遊擊一員千把外委六員駐兵三百三十一名今西藏收甯

已久無庸安設多兵應抽出兵一百名把總外委各一員撥歸江  
卡守備管理駐防彈壓一江卡添兵駐防宜相地築礮以資棲止  
一三暗巴一帶已設守備各員分駐並令德爾格忒土司酌派大  
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許留小頭人零星分管該將軍  
所請分派土司及令喇嘛經營之處均無庸議從之○壬申諭朕  
惟歷代 寶璽所以展禮 神祇式彰 符命我國家承 天眷  
佑自 太祖 太宗創業盛京肇膺大寶逮我 世祖正位凝命  
奄有萬方我 聖祖六十一年篤祐延庥深仁淪浹我 皇考世  
宗勵精圖治繼序 前徽罔不欽崇 天道勤恤民隱夙夜勤求  
治理不敢康甯用克協於 天心俾中外蒙和壹之休臣庶享昇  
平之福暨於朕躬嗣服兢兢業業祈 天永命恆切於懷惟是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金繩玉檢 靈爽式憑然以次第鑄造未



免玉質大小長短不能一律荷 天之休承 列祖 列宗之餘  
慶平伊犁定回部和闐良玉歲有恆貢用是特命有司選良工卜  
吉日敬造 列朝寶冊一律從同以奉 太室念今年爲朕七旬  
萬壽自古帝王受 天純佑 錫福延洪實無有過於朕者朕用  
是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惟有朝乾夕惕思日孜孜以  
敬迓億萬年無疆之 寶命所有換出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  
敬諏吉日簡派皇子恭送盛京 太廟尊藏以昭 祖宗功德之  
成於萬代嗣後凡有舉行寶冊事皆以是爲例必爲二分一奉  
太廟一送盛京朕之此意欲我子孫世世知 天命之難謹敬  
天勤民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休可將此旨恭錄二通一存  
上書房一存內閣敬承無斁欽哉特諭○癸酉諭前曾降旨皇孫  
輩未得品級者俱賞戴紅絨結頂帽至曾孫輩數較遠停止戴用

此指已往者而言今朕已見曾孫奕純踰二三年奕純婚娶後朕  
便得見元孫伊等皆育養宮中一時五代並見亦誠罕有此皆  
上天垂庥伊古未有之盛瑞如曾元輩當朕在位時俱不得戴紅  
絨頂帽又無品級朕心不忍且於體制未協嗣後凡在位時見有  
之曾元俱准戴用我大清億萬斯年皆當遵此將此繕寫二分分  
貯宗人府上書房敬謹奉行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審恭校

秋七月丁丑朔諭軍機大臣等前曾傳諭吳壇令其親身前往金壇將于時和所占于敏中原籍貨財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隱匿並查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卽令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所降諭旨甚明該撫自能仰體朕意妥協查辦茲據大學士阿桂等查奏于時和留京族姪于錫榮並家人趙喜供稱于時和同南起身前先後裝車九輛約有大小箱四十餘隻等語又據于錫榮供于時和在京時曾向說將來要令張招官改姓于氏承祧是于時和覬覦財產託病擁貲回南屬實請旨將于時和革職等語于時和著革職于錫榮趙喜等

交部監禁再行查訊外著將此鈔寄吳壇閱看將摺內所取供詞情節逐一研訊于時和如何擁賁回籍覬覦財產捏病告假各緣由秉公詳悉確審定擬具奏至于時和所有侵占于敏中財物著吳壇分晰開單進呈仍酌量分給于德裕銀二三萬兩以資養贍將此密諭吳壇一一遵照妥辦並令由驛奏覆○賞孫士毅翰林院編修○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吳壇奏到睢甯河工漫口情形一摺據稱當卽兼程前往親勘籌辦俾被水人民不致失所等語睢甯漫口前陳輝祖奏報時已傳諭薩載令其前往工所會辦堵築合龍各事宜此時吳壇見有交辦于時和侵占財產一案自應一手迅速妥辦不必亟亟前往工所至籌辦水災賑恤諸務此事薩載可以先行料理吳壇俟于時和一案查辦完結再往未遲至大學士于敏中所遺財產若伊生前營私不法之事已顯露卽

將伊正法查抄入官皆所應得今既完名而沒朕亦惟始終保全以存大體本無庸究治其生前之罪至于敏中財產若干昨已傳諭吳壇令其開列清單具奏並酌分銀二三萬兩給予于德裕以資養贍卽于德裕亦本非的確于敏中之孫在伊得此以奉其祀亦足矣其餘存貲財卽係于時和與張氏侵占隱匿應行歸公之件且亦非得之以正者吳壇到金壇時卽行詳查該縣有無應行辦理水利隄工城工義學等地方公務卽將此項撥辦酌派妥員經理其事覈實摺奏報銷俾于敏中所存遺產仍爲本籍地方正用不致他人侵飽私囊亦甚平允也其奏摺內亦無庸聲稱入官字樣以副朕始終保全至意將此傳諭吳壇知之○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壇奏前往金壇查辦于時和盜占于敏中原籍貲產一案內稱據于時和家人杜喜等供稱于時和於本年四月抵家

住於伊父子文駿家於六月二十八日進京其自京運同貨物另貯一室自行封鎖俱不許伊父開看亦無銀兩衣服給與伊父當將封鎖之房開看內有銀四萬六千兩並如意銅養畫片各件及田房契券是于時和吞占于敏中貲產已屬顯然至伊父子文駿房內俱係破舊衣服並無絲毫銀兩等語是于時和串通張氏隱占于敏中貲產帶同銀兩衣物不許伊父開看亦無絲毫給與伊父子文駿其負恩昧良不孝已極伊父子文駿之物不必查辦仍行給予至于時和前已降旨革職茲據吳壇奏稱派員沿途截拏將來途次拏獲確審定案時竟將于時和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不孝昧良者戒至太監蘇姓據稱尙未到金壇已知會許墅揚州淮安各關留心截拏將來拏獲時訊明押帶財物屬實亦應解交內務府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治罪以爲太監託病告歸生

事不法者戒又據另摺內開于敏中自治新房一所用銀一萬兩別有花園見作義學並未修葺等語朕從前卽風聞該縣有爲于敏中蓋造花園之事何未留心究出並聞有道員爲之料理此大關繫吏治吳壇不應放過此事原籍地方官於本地顯宦竟敢公然爲之修蓋房屋花園此於吏治官方所關甚大設使江蘇紳士見任山東道府州縣者卽於吳壇原籍爲之修蓋房屋可乎此事吳壇何以不行查明據實具奏乃佯爲不知欲輕描淡寫希圖完案實屬不知朕恩舊習未改吳壇著傳旨申飭至另摺所稱于敏中前後置買義田一千一百餘畝用價八千餘兩養贍貧族報官有案此係義舉不宜動其餘分給于德裕貲財二三萬兩及于時和侵占銀兩留充該地方公用之處俱著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妥協辦理將此傳諭知之○丁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上

御依清曠殿召見賜坐慰問賜茶○戊戌諭六阿哥之子縣聰病故伊福晉係三寶之女尙在未婚卽來持服實屬可嘉滿洲大學士之女如此守志固理所當然但縣聰並無子嗣情殊可憫著加恩以縣聰次子給縣聰爲嗣將此旨寄與英廉轉傳諭縣聰福晉知之○永定河溢○己亥諭昨據諾穆親奏七月十三日有趙姓太監牽羊進城自稱係縣億府中官用羊隻不肯納稅反將胥吏毆打撕毀告示阿桂遣家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縣億業經來至熱河其府中太監滋事阿桂係總諳達且爲縣億福晉之祖父聞此情節卽應先行具奏乃反使家人代爲關說實屬錯謬著傳諭弘暢弘曉英廉等將應訊人犯嚴行審辦並將諾穆親原摺鈔寄阿桂閱看令其明白回奏○辛丑東河蔡家莊河溢○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國泰奏東省汶河因今年雨水過多水勢陡長七月十



七日又值大雨東平州戴村壩民埝被水衝漫流入大清河民田廬舍均無妨礙見在督飭道府廳州修築加椿培厚以期鞏固等語所辦均屬妥協但閱進呈圖內所畫汶水流入大清河之處殊未明晰據貼說內稱大清河由東平州經東阿等州縣至利津縣入海計長六百餘里自屬該處大河而圖內所繪大清河並無來源僅汶河戴壩分流一股遂如河源豈有六百餘里之大河如此而已乎著傳諭國泰卽另行詳晰繪圖將大清河從何發源之處貼說呈覽仍將該處見辦情形據實奏聞尋奏大清河上游來源卽係汶河古時汶水至東平之戴村卽北流與大清河會合入海自明人導汶濟運始於戴村築壩使汶水西南流至分水口入運如汶水漲溢則聽其由壩上分洩入大清河使運河不至漲漫而大清河下游兼受蘆泉浪溪八里堂三空橋五空橋錦河柳木溝

沙河中川豐濟灤水清水減水土河等十四河之水是以蜿蜒六百餘里成爲大河至汶河漫口趕緊鑲築見止有口門十餘四五

日內即可完工得旨覽○顏希深卒以李本爲貴州巡撫

由布政使遷

○癸卯以孫永清爲貴州布政使

由副都御史遷

○甲辰諭諾穆親奏

縣億之太監帶羊隻進城不肯納稅反將警吏等毆打撕破告示阿桂差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當經降旨令阿桂明白回奏茲據奏稱差人說情之處實有其事殊屬非是阿桂在軍機處行走多年朕辦理庶務伊所深知豈遇此等事件朕能曲爲寬宥耶伊係滿洲首輔爲縣億福晉之祖父何可如此瞻徇阿桂應得公爵及寶石頂雙眼花翎四團龍褂金黃帶本應撤回但伊於籌辦金川一事頗著勞績朕念此施恩不從重治罪著罰公俸十年並不必在總詣達上行走

八月壬子以京師麥貴命五城米商買通倉麥運京平糶○乙卯諭大學士程景伊品行端醇老成練達歷膺部務懋著勤勞簡任綸扉正資倚畀昨因其抱恙未痊特命加意調理並屢次存問方冀速就痊愈茲聞溘逝深爲軫恤著派散秩大臣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醑所有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丁巳永定河漫工合龍○湖北巡撫鄭大進貢金器不納切責之○戊午諭朝鮮國王世守藩封素稱恭順歲時職貢祇愼可嘉閒遇特頒敕諭及資送歸國等事如琉球等國亦俱奉章陳謝惟朝鮮國王必備具土物附表呈進藉達悃忱向因專使遠來若令齎回徒滋跋涉是以歷次例准留作正貢以示優恤而該國王恪共職守居應正貢時仍復備物呈獻往來煩複轉覺多一儀文我君臣推誠孚信中外一體又何必爲此繁縟之節耶今歲朕七旬

萬壽該國王具表稱賀業已宣命來使前赴行在隨朝臣一體行禮宴賚其隨表貢物此次卽行收受以伸該國王慶祝之誠嗣後除歲時慶節正貢仍聽其照例備進外其餘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槩行停止毋庸備進副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著禮部傳諭該國王知之○庚申以直隸偏災命截漕十萬石存北倉備賑○賞給山東曹縣等三縣出借麥本銀兩免徵還○壬戌諭各省吏治自 皇考時嚴行整飭綱紀肅清至地方官與中朝顯宦交結往來尤干例禁亦會屢降諭旨訓飭再三乃昨聞得蘇松糧道章攀桂有爲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修造房屋花園之事隨經傳諭吳壇查明覆奏茲據奏到章攀桂曾爲覓匠經理尙未出貨幫助請將章攀桂革職發往軍臺效力等語于敏中受朕深恩乃聽本省地方官逢迎爲之雇匠蓋屋若在生前必當重治其罪

今既完名而歿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終保全之意至章攀桂逢迎鄉宦罔顧官箴卽問擬發往軍臺亦所應得但此事尙未出貲幫助亦姑不加深究著將章攀桂革職免其發往軍臺至吳壇身任巡撫於屬員中此等營私趨勢之事不行查奏經朕聞知飭諭始行據實劾參可見官官相護習以成風不可不加懲儆吳壇著交部嚴加議處此後外省如尙有此等情事一經發覺必當嚴行治罪斷不能復如此次邀恩末減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寅命再截漕二十萬石存北倉備賑○己巳諭薩載見丁父憂兩江總督員缺著陳輝祖暫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速行前往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國泰暫行兼理各省督撫向無在任守制之例卽旗員閒有一二年復令其署任者亦俟服滿方准實授但薩載在江南年久實爲南河不可少

之人薩載接奉此旨著卽速來京仍於百日滿後前往署理兩江總督此因一時不得其人並非令其在任守制也李奉翰著卽馳赴南河辦理一切堵築事宜其東河事務亦關緊要李奉翰俟薩載到任後卽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癸酉召吳壇來京調閩鶚元爲江蘇巡撫以農起爲安徽巡撫調李承鄴爲河南布政使以查禮爲四川布政使由族察使遷○甲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謁

東陵 西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理郡王弘曉

薨遺疏聞諭今閣理郡王溍逝朕心甚爲軫念著遣皇孫蘇恩往

奠茶酒尋予祭葬諡曰恪○以孫嘉樂爲四川按察使由廣東肇羅道遷

九月丁丑軍機大臣等奏據革任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呈請據

情代奏願於南河河東等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得旨姚立德著

發往南河交與薩載等以河工同知差遣委用效力贖罪○戊寅

命嵇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蔡新爲吏部尙書協辦大

學士調周煌爲兵部尙書以周元理爲工部尙書沈初爲兵部左

侍郎原任禮部右侍郎○己卯蔡家莊漫口合龍○以馮光熊爲江西按

察使由福建汀漳龍道遷○壬午 上謁 昭西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癸未諭公允祁前因辦理 陵寢事務未能

妥協由貝子降授公爵今著加恩仍封授貝子○甲申琉球貢使

蔡煥歸國歿於途命卹之○辛卯 上謁 泰陵 泰東陵○雕

甯縣郭家渡漫口合龍○壬辰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

又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閒因革損益名異

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四岳百揆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

載亮采惠疇周則監於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

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

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繫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卽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綦詳要亦本於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厯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縷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太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見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厯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繕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



允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  
器營內務府並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  
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覈陸續進呈候朕閱定  
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  
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  
編者其各顧名思義懷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  
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諭○癸巳諭前據巴延三等奏搜捕沙灣  
茭塘等處夥盜拏獲凌大頭等訊據供出沙灣之石碁汎水陸  
弁兵向有得受盜賊縱容出入情節實屬從來未有之事已降旨  
將該提督章紳革職拏問總兵副參各員嚴行參奏並令將此案  
各盜犯從重辦理矣此等海洋巨盜糾夥肆劫自必盤踞有年因  
傳諭巴延三等查明此案得受盜賊起自何時係何人任內之事

詳晰據實覆奏茲據巴延三等覆奏稱訊據各犯糾夥肆劫賄通  
弁兵地保弓役縱庇各情節俱在楊景素李質穎任內等語楊景  
素前任直隸總督時已聞其簠簋不飭與李侍堯無異甫欲查辦  
而彼業已身故倖逃法網姑免深究今沙灣等處劇盜盤踞肆惡  
至於如此總督之責不在刑名錢穀而在緝盜安民乃楊景素竟  
置若罔聞貽害地方若不嚴加懲儆則凡任封疆者於地方諸務  
廢弛一經身故即可脫然事外其何以共知炯戒乎著交薩載於  
回任後查明江南有河隄城垣等項工程應需修葺辦理之處卽  
罰令楊景素家屬承修以爲食婪弛縱者戒至李質穎前覆奏摺  
內稱本年春閒在廣東任內曾密傳李天培面詢情形商酌緝拏  
之法嗣因調任卽赴浙江等語李質穎旣查有此等盜犯並未速  
行擒拏據實具奏其咎自無可辭但所稱今春密令李天培設法

緝拏因調任未及辦理如果屬實其咎尙屬有閒若彼時既不嚴  
行查辦經朕傳詢又復爲此飾說則其罪更大著巴延三等將李  
質穎所奏各情節詳悉確查果否有實據可憑卽行據實具奏候  
朕另降諭旨交部議處朕於臣工功過一秉大公至正從不設畸  
重畸輕之意巴延三等查辦此案務須徹底根究毋得稍有瞻徇  
李質穎摺併發○甲午總管內務府奏太監蘇常捏疾告退復敢  
爲干敏中之姪于時和押帶財物南歸殊屬目無法紀應從重枷  
責發遣得旨蘇常著於枷號滿日重責六十板再行發往伊犁給  
與厄魯特爲奴○乙未 上還京師○丁酉諭前以督撫等呈進  
貢物漸覺踵事增華屢經宣諭飭禁不啻至再至三本年萬壽節  
前卽慮及王公大臣及外省督撫等不能仰體朕懷購備多品以  
申慶祝因復降旨通行曉諭以期黜華崇實乃諸臣等仍不免有

誇多鬪靡之習但朕七旬慶節非常年可比且因其遠道誠殷不  
得不酌留數件其餘樂行發還並有諭奏事處不准接遞者諸臣  
等諒亦共見共聞知朕意之所在矣夫內外大臣果心存忠愛惟  
當實心任事爲國家抒盡宣猷豈藉貢獻以爲報效在督撫等各  
就地方所產土物如荔支茶葉之類呈備賞賚尙屬任土作貢乃  
競以金玉銅鐵紛紛羅列朕實厭之卽如珫瑯一種必需銅製造  
而成耗費銅斤亦日甚目下錢價漸昂安知非此項無益之費所  
致且進獻不已各督撫中甚或有藉詞巧取以爲婪索之端則流  
弊何所底止其所關於吏治民生甚大尤不可不力爲防禁嗣後  
除各省應進土貢及各鹽政關差織造等例有官項採辦物件外  
其內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撫毋得再有呈進如謂祝釐伸悃上下  
聯情俟將來朕八旬萬壽尙可俯從其常時一槩不得再有煩瀆

諸臣其共勵寅清各勤職業毋更存進奉見長之念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亥添設伊犁撫民同知一員

冬十月戊申安徽巡撫閔爾元奏遵旨覈議李侍堯罪名查李侍堯以大學士辦總督事貪黷營私罪無可追惟是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爲久爲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議條內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不予立決出自 聖恩得旨該部知道諭各省督撫覈議李侍堯罪名一案俱已到齊李侍堯以大學士兼管總督受恩最深乃敢營私敗檢驕縱妄行實出意料之外覈其情罪非僅如彰實之因病縱性致家人勒索供應者可比較之從前恆文良卿貪婪亂法致罹刑憲情節實約略相等惟恆文等甫任督撫卽肆意婪賄平日又無出力辦事之處李侍堯則身任總督二十餘年如辦理暹羅頗合機宜緝拏盜案等事亦尙認真出力且其先世

李永芳於定鼎之初歸誠宣力載在旂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於尙書和坤照例定擬斬候大學士九卿請改立決時朕復降旨令督撫等各抒己見確議具題原欲以準情法之平茲各督撫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請照大學士九卿所擬而閔鶚元則以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爲爲中外所推服請援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具奏是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亦不肯爲己甚之事李侍堯著卽定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著照大學士九卿原議行朕詳慎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從不存畸重畸輕之見若各省督撫以李侍堯暫緩刑誅輒萌徼倖苟免之見亦斷不能逃朕洞鑒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從前查審奏到時適富勒渾前往江南行在召見朕詳加詢問據稱李侍堯歷任封疆實心體

國認真辦事爲督撫中所罕見其意以爲雖晚節不飭尙可棄瑕錄用及令各督撫覈擬罪名則富勒渾又照大學士九卿所議以卽請正法具題如果富勒渾見李侍堯平日勤幹有爲應寬一綫何妨如閔鶚元直抒所見乃於朕前旣已爲之乞恩及具題時又復隨眾從重定擬封疆大臣受朕委任深恩豈宜前後兩歧若此彼時不卽降旨交部者恐各督撫謂朕有意從寬心存迎合至陳輝祖於李侍堯罪名請仍交尙書和珅與大學士九卿覆議揆其意亦主監候但並不據見直陳作游移兩可之詞彼時閣臣卽請交部察議朕以各省題奏尙未到齊恐督撫等揣摩意旨又謂朕有意從嚴不敢各抒所見非朕降旨詢問本意是以俱批該部知道今此案罪名已定則兩人均有應得之咎不可不明白宣示富勒渾自異其說著交部嚴加議處陳輝祖游移其辭著交部察議

○己酉諭楊魁見在丁憂河南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該省見有災賑事宜雅德著速赴新任其巡撫印務交尙安暫行護理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見在一時不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衷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畢沅不必來京請訓著卽馳赴新任○壬子諭川省各土司自金川底定後令其每年輪班入覲俾伸瞻就之忱本年爲朕七旬萬壽伊等情願來京隨班叩祝經提督明亮帶領前至熱河各加賞賚仍令明亮帶領分起回川茲據明亮奏稱土司等均已行抵西安天氣晴和沿途甯帖無不歡呼感悅等語此國家柔遠綏遐之道伊等目覩內地幅員之廣闊人民之富饒回歸土境自必轉相告語同心向化乃昨據嵇璜奏稱土司等此來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視本處



地方官漸生玩忽此慮及國家體統乎或者隱爲地方官護送有賠累乎何不明言然總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撫馭遠人全在恩威並用令其感而知畏方爲良法若如明季漢官當外藩恭順則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往往激變率由於此各土司原屬內地管轄雖有會賞一二品頂帶者其謁見地方官儀節自有一定體制如西藏班第達雖係公爵見駐藏大臣亦當跪見致敬此則中外一體分所宜然不容紊越該將軍督提等務宜隨事留心飭諭各屬於該土司等體恤固宜周至而等威亦不可陵習又不可蹈明季漢官陋習以期經久無弊至於護送賠累則地方大吏所司何事不宜查辦乎歷觀往代中國籌邊所以釀釁未有不由邊吏陵傲姑息綏馭失宜者此實綏靖邊隅撫馭外人之要務不特川省爲然卽直隸山陝

雲貴閩粵等省凡與邊境毗連之處各該督撫等均宜時刻留心督率文武體朕此旨永遠遵奉以昭我國家中外同仁之治將此通諭知之○甲寅諭昨因嵇璜奏稱川省土司入覲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恐視本處地方官漸生玩忽殊未喻朕柔遠綏遐之道已明降諭旨揆嵇璜之意或因地方官應付賠累起見果爾何不明言且該土司等由伊土境起身前至省城一切俱係己力地方官本無應付之事若由成都至京沿途又有額設驛站其支給分例俱准開銷官項况又分起行走並不至用逾定額該地方官有何賠累若伊等支應供給有心糜費並任聽家人胥役浮冒開銷亦其自取督撫等何難據實查辦而轉以賠累爲辭乎因思土爾扈特及回城伯克來京亦未必無此等浮議亦當一槩令其不來朝謁乎蓋此皆由各驛站馬匹本不敷定額並多疲瘦不堪

應用者一遇差務稍多卽形支絀轉藉口於供應賠累以飾其剋減驛站馬乾之咎實爲外省惡習朕屢降諭旨嚴切飭禁但恐地方官視爲具文不知悛改著再明切申諭各督撫嚴飭管驛大小各員務期馬匹足額騰壯如有短少疲瘦立即嚴參示儆若二三年後朕特派大臣往查仍有此等情弊惟該督撫是問且必重治管驛官之罪不能稍爲寬貸也將此通諭知之○乙卯以景祿爲廣東按察使由郎中遷○戊午諭據喀甯阿奏太原府教授梁減奉部籤升福建安溪縣知縣但驗看該員才識迂緩難膺民社不敢因其已經推升率行送部請將梁減仍留教授原任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前因袁守侗奏請將文安縣知縣資原庚改教朕因資原庚係在教職任內由本班截取經該撫給咨赴選得缺何至到任甫經數月卽被參劾是以降旨敕部按照年限酌定處分所以慎



察伊齡阿尙未接奉此旨卽能嚴密訪查所辦具見實心任事但楊景素前在總督任內雖有蘆葦不飭情事係伊身後漸次昭著亦無贓款實蹟與貪黷營私敗露於生前者情罪尙屬有聞且伊子楊炤聞信後卽將所有產業據實和盤托出尙屬具有天良著加恩將伊家產內酌量撥給三四萬兩俾資養贍其餘呈出之項著交陳輝祖伊齡阿分別估變以備高家堰等處工程之用其有應行解京者卽著解京並已就近諭知薩載矣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十一月乙亥朔 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己卯諭汪圻前於餽送李侍堯銀兩案內擬發新疆朕本意以其究因李侍堯婪索營私所致若果安靜到京尙可如孫士毅之加恩寬其違發之罪乃伊曾任臬司大員押解進京有違定例私自船行探視家口實屬知

法犯法經刑部擬以絞候自係罪所應得但覈其情罪明年秋審時九卿固必列入情實亦尙不至予勾伊轉得安坐京城囹圄免致遠發雖曰罪之其實惠之汪圻著竟照原擬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庚辰諭刑部議駁原任江蘇巡撫吳壇審題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該撫將倪顧氏照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與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一本部駁甚是已如所議行矣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律載人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者皆處以立絞豈婦之於夫竟可從輕今乃逼迫其夫致令自盡此等潑悍之婦尙可令其偷生人世乎此案倪顧氏薄待倪玉前妻之子致相吵鬧已失婦道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單寒欲給錢營生顧氏又與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急自縊殞命兇悍如此該撫僅

擬絞候豈明刑弼教之意乎律既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本屬允當乃例又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請定奪之條以致引用牽混殊未妥協著交刑部將此例另行妥議改正通行此案係吳壇審擬具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爲諳練不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尚在必將伊交部嚴議此案失於寬縱殊屬非是塔琦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停煙瘴苗疆歷俸未滿丁憂服闋人員仍發原省例○辛巳以故理恪郡王弘曉子永琰照例襲封多羅貝勒○壬午諭慶桂已補放烏里雅蘇台將軍阿肅著調補吏部侍郎不必兼署兵部其禮部侍郎員缺著德明補授德成見已回京伊係本部侍郎可以兼管錢法堂事務福長安不必兼署工部至胡高望見在出差工部漢侍郎乏人著曹文植兼署○甲申諭烏里雅蘇台將軍

原爲征討準噶爾設立彼時將軍係公傅爾丹順承郡王錫保平郡王福彭其後軍務停止以六額駙原屬副將軍卽令爲左副將軍至成衮扎布車布登扎布等或以人材去得勞績可嘉節次補授並非世襲之職也今烏里雅蘇台將軍員缺業已補放慶桂但思將軍新易而朕又特降諭旨令將軍參贊不必辦理喀爾喀遊牧事務則將軍參贊及四部落盟長各有專辦事件其如何分別擬定條例俾不至瞻顧誤事亦不至越畔營私久違奉行之慮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尋奏一烏里雅蘇台將軍係辦理邊疆巡察四部落臺卡之職除尋常事件聽喀爾喀盟長自行辦理外至事關緊要及調發兵馬諸務該盟長副將軍扎薩克應統遵將軍節制違則參究一四部落副將軍及王公扎薩克等每年輪班駐紮烏里雅蘇台向例副將軍承辦四部落事件呈報將軍參贊



今將軍參贊既不管理遊牧事務其四部落輪派駐紮之王公扎薩克除照舊派駐外所有駐紮之副將軍應仍聽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調撥兵馬及巡察部落接設臺卡等務不必辦理遊牧一四部落盟長向例會盟辦事屬下科派馬匹牲畜餵糧等項種種浮費請嗣後如有必須會盟者先報理藩院由院示覆餘則槩令停止一賊盜人命等案該扎薩克呈該盟長報部定奪如有不秉公辦理或被人控告或經將軍等參奏照例治罪至扎薩克亦請交四部落盟長善爲約束儻有擾累該盟長亦據實奏辦以示懲儆得旨依議著通行喀爾喀四部落盟長副將軍閱看將所定是否伊等意見若何之處各報部轉奏○乙酉以諾穆親爲工部侍郎署兵部侍郎○辛卯諭向來各部院司員保送三庫稅差錢局坐糧廳等項每有將會經得差人員未隔數年復行保送者不知在京

滿漢司員人數本多此等得項較優之差自應令其均霑普及若  
出差未久復予保送則從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後保送此  
等差使之員其已經派過者著於十年後方准再送如堂官等違  
例蒙混保送經朕查出及被人參奏者卽照徇庇例議處著爲令  
○壬辰諭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名蹟頒示臣工久爲  
藝苑楷模茲復得端石摹刻蘭亭及圖畫詩跋各種命內廷翰林  
等詳檢並將內府舊搨本逐一比對則此搨係明永樂時周王有  
燉所摹至神宗時益王翊鉉及其子常遷又行補刻者但歷年久  
遠石刻缺略不全著內廷翰林等詳查內府所藏舊搨蘭亭圖跋  
交御書處補行摹刻以臻完善其圖畫著賈全摹補刻成後仍將  
流傳原委並缺略摹補緣由詳晰題識附刻於後以昭嘉惠藝林  
至意○甲午命再撥通倉米三十萬石部庫銀三十萬兩交直隸

備賑○乙未諭近來善撲等屢次皆勝蒙古揆厥所由自因管理善撲營之拉旺多爾濟扎拉豐阿均係蒙古伊等授意各該處不將好善撲挑來見在滿洲因蒙古中無好善撲自爲滿足不肯學習保無日久偷安之漸應派出滿洲大臣一員管理所有拉旺多爾濟之缺卽著豐紳濟倫補授將此交理藩院通諭各蒙古知之○辛丑諭據六阿哥蘇恩阿哥奏稱巡撫喀甯阿平日並無往來忽呈遞請安片子並送魚數尾未便收受等語阿哥等駁回甚是喀甯阿身爲巡撫與阿哥等毫無瓜葛何必餽送雖係微物恐漸染成風外省大臣與諳達太監等串通滋事喀甯阿著傳旨申飭十二月丙午以楊廷樺爲福建布政使由按察使遷○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閔鶚元奏宜興荆溪二縣山內石質鬆脆難以見方成丈未能適用等語所奏未見實心已傳旨申飭並面諭薩載同仁

實力督辦矣海塘工程所用石料原有裏外層之分所謂背後石料也若不能多購堅細石料原可酌量於頂衝處所用堅細石料以禦潮汐衝激其潮平水緩之處將裏層酌量閒用宜興荆溪石料未始不可且卽閔鶚元在吳縣太湖所採及王直望在浙所購石料亦豈無一二石性鬆脆者乃閔鶚元竟以宜興荆溪石質絀文碎裂未能適用一奏塞責此總因鄰省事務漠不關心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實屬非是著再傳諭閔鶚元務須痛改積習實力督率屬員認真採辦迅速趕運浙江以備海塘要工之用至王直望等接收石料時亦當酌量情形撓搭配用使要工速竣而辦理不至掣肘將此由五百里發往並令富勒渾王直望知之○以李慶棻爲福建按察使

由汀漳龍道選

○庚戌諭朕恭問

實錄見繫拜以

從征屢立戰功懋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大臣蘇克薩哈

等爲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鰲拜受事以後  
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  
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塞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  
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  
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鰲拜姻姪亦以論事  
齟齬積而成仇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鰲拜欲以薊州遵化遷  
安諸屯莊改撥隸黃旗而別圖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  
戶部尙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  
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罔換鰲拜卽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  
等以紛更妄奏悉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  
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  
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

予磔死 皇祖鑒其枉堅不允所請鰲拜攘臂强奏累日竟予絞  
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  
鰲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牧長 皇祖以鰲拜擅權不  
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  
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  
特降諭旨嚴拏勘審並 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  
正法 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  
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令其弟孫  
相繼承襲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 賜鰲拜祭葬復一等公  
世襲罔替是鰲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  
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况輔臣  
躬承 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縱恣乃鰲拜當

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要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  
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拏究漸將跋扈難馴而政  
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致釀成大  
事 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並仍給以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鰲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尙可用是  
以仍予施 恩蓋於鰲拜擅權縱恣罔所熟聞至其不法款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  
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鰲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  
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  
見鰲鰲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卽行  
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  
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至鰲拜當時所殘害諸臣中有

會以戰功得受世職爲贅拜所枉復行褫革者著各該旗詳悉查明並見在有無子孫奏聞請旨候朕酌量加恩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雖於已往臣工之功罪亦必追論嚴明懲奸回於既死以爲後世子孫有大臣擅權不法者戒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癸丑以勒保爲內閣學士

由太僕寺少卿遷

○甲寅命部院堂官畫題意

見不合者於公所面商毋令司員展轉傳述○丁卯諭浙江海甯改建石塘以王亶望會爲浙撫且肯擔當其事因命在工督辦但伊在服中不令與地方之務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屢經降旨中外共知近因王亶望與李質穎有意見不合之處茲李質穎來京召對時奏及改建石塘後柴塘土塘仍須歲修以資保護等語朕從前親閱塘工老鹽倉一帶難以下椿素所深悉但思難以下椿處所其長不過數里非數十里之柴塘皆不可下椿改石也其



餘可以下楮處所若一律改石塘豈不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李質  
穎今有是奏此事關繫重大朕亦不能懸斷著大學士阿桂同李  
質穎馳驛前往會同富勒渾將李質穎王賈望所見不同之處秉  
公確勘據實覆奏至王賈望實丁憂之人朕因一時不得其人是  
以令其馳驛回籍治喪事畢卽至浙辦理塘工原爲公務起見其  
家屬自應卽回本籍守制以盡私情乃據李質穎奏伊家屬仍住  
杭州安然聚處朕聞之爲之心動王賈望並非無力令眷屬回籍  
之人似此忘親越禮實於大節有虧爲大臣者如此何以表率屬  
員維持風教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  
親越禮之子養心殿暖閣恭懸 皇祖聖訓有孝爲百行之首不  
孝之人斷不可用朕每日敬仰 天語煌煌實爲萬世準則王賈  
望著革職仍留塘工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若再不知自咎心懷怨

望不肯實心自效圖贖前愆朕必重治其罪矣至三寶以大學士  
管理總督爲維持風化之首今日當面問彼乃稱實知其事亦不  
以爲怪富勒渾見爲總督於此等有乖名義之事何不據實參奏  
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李質穎到浙已久亦並未奏及直待降旨詢  
問始據實具陳亦著一併交部議處至科道於尋常細故往往撫  
拾具奏似此爲大臣之人於名教攸關者轉更緘默不言設如有  
貪酷擅權者亦將寒蟬矣國家又何藉此言官爲乎其籍隸浙省  
之科道尤不應毫無見聞何以並無一人入告斯豈風聞所弗聞  
乎著令該省科道等明白回奏○戊辰諭海塘工程關繫重大必  
得廣集眾思以期經理妥善陳輝祖於此等事務尙能留心講習  
見在薩載已回兩江總督之任所有南河總河印信暫交薩載兼  
署陳輝祖俟大學士公阿桂經過清江浦時卽會同前往海塘與

富勒渾等公同履勘籌酌詳悉妥議具奏○己巳諭前據錢載奏  
考證帝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經大學士九卿議駁該侍郎  
又具摺辨奏朕因復交原議大臣再議今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  
該侍郎所奏濮州屬虛平陽屬實之處仍毋庸議已降旨依議矣  
經生論古反復辨證原所不禁但旣形之奏牘並經廷臣集議卽  
不當再執成見况該侍郎奏稱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譌夫呂  
不韋卽無足取亦尙不可以人廢言况其門下客所著之書所謂  
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豈能毫無足據乎且其時去古未  
遠或尙有所承述今乃欲以數千年後虛揣之詞遽行翻駁有是  
理乎至其覆奏大要以酈道元水經注證濮州堯陵之虛不知水  
經注所稱今成陽城西有堯陵者實道元當時所親見該侍郎轉  
據爲辨證尤屬自相矛盾至其覆奏內有原奏止辨堯陵之有無

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語該侍郎兩次具摺之意既欲考證虛實卽爲改祀起見否則又何庸如此喋喋爲耶錢載本係晚達且其事止係考古是以不加深咎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曉曉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卽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廷聚訟假公濟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於國政而國事日非不可不引爲炯戒錢載著傳旨申飭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申諭前以王亶望留辦浙江海塘工程不令家眷回籍守制而籍隸浙省之科道並無一人入告因傳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該科道等稱王亶望於制中眷屬聚處一事實無所聞殊屬巧辨巡撫家屬留住省城本屬人所共知本省科道何至毫無聞見昨以三寶李質穎知有此事經朕面詢卽據實具奏但其不知大義視爲故常不以爲怪已非情理若似該科道等於傳旨詢問時猶復託

詞巧辨並不各自引咎其不是更大該科道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張家油房漫工合龍○是歲朝鮮琉球來貢